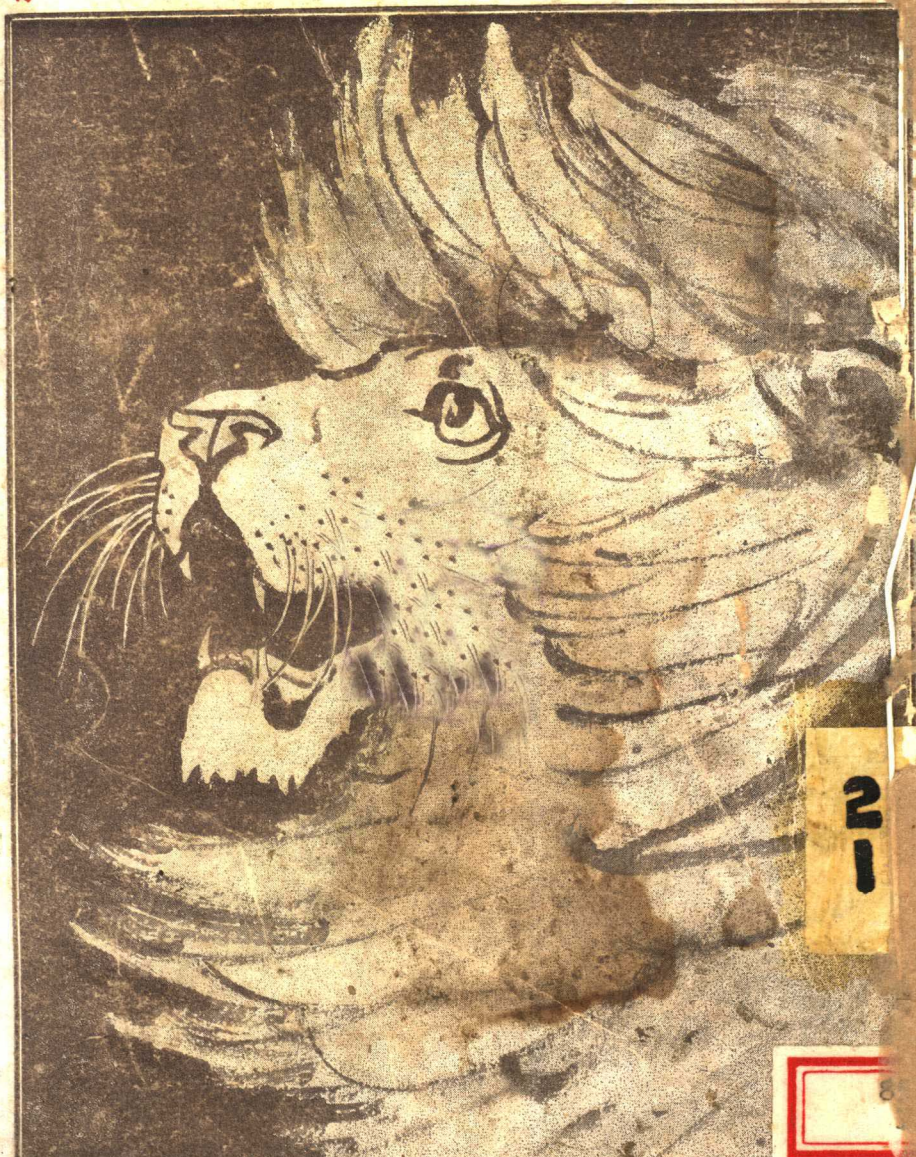


南京書店發行

獅吼

悲鴻



21



王平陵作

獅子吼

南京書店發行

侯序

我的朋友王平陵先生寫了一冊詩集獅子吼，讚美抵抗的戰爭，歌頌溘溘及東北等處抗日奮鬥的健兒，我讀了一遍，血脈裏湧起一種新的奔躍，令人想起那德國愛國詩人柯奈 Korne 的詩來。現在我就把柯奈的一首名作喚起譯出來代序。

快點，起來，我的民衆啊！

戰火的信號冒出烽煙了，

從北方雪亮地炸出自由之光。

你應該把鋼刀深刺進敵人的胸膛；

快點，起來，我的民衆啊！

戰火的信號冒出烽煙了，

禾苗正黃熟了；

收割的人們，不要延遲啊！

至高的敬禮，最後的敬禮，

全在我們的寶劍裏。

把鋒刃嵌入你忠義的心坎裏啊！

替自由打開一條大路啊！

洗乾淨這塊土地，你的德國土地，

要用你的鮮血來洗啊！

這不是兩國君王的征戰，

這是抵抗的戰鬥，

這是神聖的戰爭啊！

公理，道德，仁義，信約，良心，

通通被那強惡從我們心中剝奪去，

要用你的自由，凱歌，把牠們救回來啊！

你的老人的嗚咽聲對你高呼說：

你要醒起來啊！

你那殘毀了的房屋頽垣也說道：

要認識那些敵寇啊！

你的女兒被污希求要復讎，

你的兒子被殺哀容要流血。

打碎你的犁頭，丟下了斧鑿，

拋開了豎琴，棄掉了機梭啊！

有個人立在飄着我們軍旗的對面地方，
他很願意看見他的民衆全身武裝。

爲的你將建造一座偉大的祭壇，

在他那自由的永久曙光裏面；

你將揮動你的劍斬截方石，

那些戰死英雄都是這聖殿的牆石基石礎。

*

*

*

*

上天輔助我們，恐怖地獄該當退後了。

上前去！勇敢的民衆啊！

上前去！自由向着我們高叫，上前去啊！

你的心英烈地撼躍着，

你的橡樹英烈地矗立着，

你的屍體堆積如山有甚麼要緊呢？

高高豎起那自由旗幟在屍體上面啊！

但是，當你將來，我的民衆啊！

那幸運用你的光榮往事的神聖圓光，

與你加冕褒揚，

那末，切莫忘記你那些忠貞的死難者，

還要準備我們的橡樹冠的寶匣啊。

二十一年四月

侯佩尹

顧序

我們中華民族已到了危急存亡的生死關頭，內憂外患，交相煎迫，雖經幾次三番的革命，而民族的弱點愈益暴露，政治日趨歧途，人民困苦顛連，善良者坐以待斃，強悍者流為匪寇，日暮途窮，而當局者猶復忍心搜括脂膏，爭權奪利，貽外人侵凌國土之口實，喪心病狂，莫此為甚！文藝家本是民族的靈魂，民族思想和情緒的喉舌；際此國破人亡敵氛猖狂的時期，文藝家自擊亡國慘痛之將臨，安有不攘臂直呼，希冀喚醒同胞於酣夢之中，作民族生存最後之苦鬥！他們的呼聲中充滿着血淚。他們要在無可如何中作最後之掙扎！他們明知無望，但依然是竭盡最後的熱血，作螳臂擋車的犧牲；他們明知已病入膏肓，但不惜再打一下最後的強心針！中國的確是無望，也許這點精神的保留，就是唯一的希望罷！

王平陵先生在這本新著的詩集裏，首首都抱着這種精神來寫的。王先生的熱血，王先生的勇氣，在我初讀他詩稿的時候，已感到極度的興奮；我希望這些盪氣迴腸的行軍歌聲，熱血沸騰的愛國小詩所激起的興奮能傳遍到全國，能堅持到永久，那我們中華民族，總有吐氣揚眉的一日！

顧仲彝

一九三二，五月，上海

自己的話

▲算是一篇自首的供狀

我不敢僭稱是詩人，我所寫的不像是詩。哈立脫 Hazlett 說：『詩是想像與熱情的言語』。開李兒 Kelle 說：『把敏銳的感情和豐富的想像迸洩出來就是詩』。麥高萊 Macaulay 說：『詩是書家依着色彩去創作的地方而依據了言語去創作的一種技術。』假定，有人要執着這些標準語衡量我的詩，那我是萬分夠不上。我祇是把個人在這一場抗日鬥爭中所能體驗到的苦痛和悲哀，採取一種適當的語言的形式，如實地暴露出來罷了。像這些東西，是不會有生命的。不同路的人這樣說，同路的人也許是這樣說，我憑着我的『自知之明』，也是這樣說。不管，我還是寫我的。

我寫這些東西的時候，並沒有感覺到站在什麼立場？打算捉住着那一類的

中心意識？竟有人焉，肯不憚煩地把牠歸納到什麼立場，什麼中心意識時；無疑的，牠的命運定是十分的不吉利。在這裏，我可以先搜集一些比較用慣了的批評的術語，給我們的批評家，尤其是藝術的至尙主義者，爲大家的革命文藝者，隨便地使用。就是：我的詩，是不革命的，思想落伍的，低級趣味的，非藝術的，什麼什麼的。

一個劇本的演出，要得着不同樣的觀衆的滿意，是不可能的；一首詩，要得着不同樣的讀者的共鳴，是不可能的。這是理論，也是事實。在 Brodskii 的鬼氣，籠罩着『四面八方』的時候，同情者的『讚聲』，與反對者的『罵聲』，這兩種聲音，實在辨不出有兩樣不同的意義。某一種作品，在站在相反的方向的人，似乎覺得有某一種力量和作用時，就好像自己的法益會大大地妨碍，必然很不高興，很討厭；由這種很不高興和很討厭的心理所發生的聲音，是『罵聲』。同時，必有一種聲音與罵聲相應而生，是『讚聲』。愈能博得

「讚聲」的東西，必愈能聽得到「罵聲」。在某種意義上，讚聲就是罵聲；在某種作用上，罵聲就是讚聲。罵聲，讚聲，與作品的本身，好像都不免有些影響，實在，都沒有絲厘毫忽的損益。尤其是在什麼都要講立場講派別的中國。

「Where are you going?」這句話，定有許多人在互問着吧?!我很慚愧，不能代為答覆這些。我所感覺到的世界，沒有像他們那般的複雜，也許沒有他們的清楚。我祇見到許多被壓迫民族的痛苦，正在帝國主義者的「迴光返照」裏，充分地映射出來；我祇聽到無量數被壓迫大眾的淒慘的呼喊；我祇感覺到日子一天天的不好過，帝國主義者的低氣壓，逼迫着我們轉不過氣來。我們的負了重傷的肢體，深深地陷入帝國主義者的圍攻之中，隨時隨地都有停止生存的可能。殘酷的實生活硬把一般公子姐兒們從象牙塔裏拖到十字街頭，這不能說不是一種苦痛；但在此時期，仍舊諱疾忌醫，留戀於荒古的墓道，擁抱着美人的骷髏，熱烈地狂吻，未免是滑稽得太可笑了。就算是我們失却反抗的力量

罷，可是，我們還不到氣絕身死，完全熄滅呼吸的時候呢！我們一息尚存，我們是要呼喊的，我們是要掙扎的。

這真是一個不幸的時代呵！我在祈禱着這不幸的時代早些過去，讓我把一般人認為失去了時代性的『詩骸』，早些送進墳墓。我的詩，是不希望牠藏諸名山傳之萬世的，可是，帝國主義者一天不消滅，壓迫弱小民族的不平等條約一天不廢除，牠是存在着的。唉！誰願意把棺材裏的屍骸掏出來，陳列在活人的前面呢！爲的是這個不幸的時代呵！

一九三一，六，廿四。

王平陵於上海

前奏曲

是什麼時代？

滾開！你這墳墓裏的死骸！

這世界已沒有你的位置，

快把擁護死骸的幫兇繳械。

世界上被壓迫的民族聯合起來呵！

找尋我們的出路。

不憂慮打敗仗的鬥士們走攏來些呵！

奮發我們的英武。

他們是少數，我們是多數。

開火！開火！開火！

結果，一千個減九百七十七個，

不算什麼，我們祇少了二十三個。

衝啊！衝向會長的營寨呵！

底達達，達達底，前進！

殺奔撒旦佔據的帝坐呵！

底達達，達達底，前進！

血鐘響了

多年虛脫了的民族的元氣，
又在火葬着的柴堆裏燃燒起來了。

血鐘響了！

時代不許我們沉默了。

少數人壓榨多數人的勾當，
還是過去年代蠻跡的遺留，
血鐘響了！

眼見着他們一個個跪在時代的面前發抖。

他們所依靠的暴虐的砲艦政策，

正擱淺在行不通的海灘上，

不得不蛻化他們的皮壳了。

地底已發生出偉大的力量。

不必翻開歷史追溯過往，

帝國主義者的幻夢決不會遺忘。

除了用鬥爭來消滅少數人的勾當，

這死灰色的道途上怎不知到何時才能放光？

力的生命

殘冬帶着衰朽的死骸，
隱遯到幽黑的驕陰，
生命寸寸地從地底爬起，
像春雨灌溉過的竹筍。

寂寞壓死了難解的悲悶，
青煙點綴着淡淡的黃昏，
無量數死去的生命，
都槁葬在荒古的墓墳。

死去了的生命嘯！

我願你如同昨夜消失的夢魂；

不會再生——

永遠不必再生。

我們需要力的生命，

我們願把鮮紅的血液做你的肥潤，

萌動呵！力的生命！

生長呵！新生的生命！

黃浦江邊的血潮

黃浦江邊的血潮，

咆哮！咆哮！

醉夢的民族覺醒了，

鐵騎金馬怒號。

黃浦江邊的血潮，

歡笑！歡笑！

垂死的國魂復活了，

戰神在放聲嗥叫。

獅

子

吼

黃浦江邊的血潮，

美麗如花之嬌，

勝過龍華路上的紅桃，

戰神在拍掌嘯傲。

黃浦江邊的血潮，

奔流在春之朝，

陽光反映着海濤，

是民族復興的第一砲。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夜
戰

漆黑一片的空間，
死氣充塞着沉默的夜。

吳淞江上瞧不見漁家的燈亮，
隆隆的巨聲發自敵人的砲艦。

探海燈不去探照海洋，
照着敵機雲端裏翱翔，
紛紛對着繁華的市場，
贈送一百磅，二百磅，三百磅的巨彈。

吼 子 獅

巨彈落地，

黑色的霧漲滿了空際；

火花伴着血花飛濺，

塵土裏又拋起一團白色的濃煙。

青青的樹椏，

像是哀冬的枯木，

地上沒有一朵芬芳的野花，

海濱看不見完整的高樓與華屋。

敵人偷偷地闖進我們的陣地，

壯士們悄悄地伏在壕溝裏，
他們並不知道是我們的陣地，
機鎗掃滅了他們預定的毒計。

探海燈依然熾烈地四射，
敵機不住地在空中擲彈，
排砲不知放了幾千萬響，

壯士們鬥爭的怒潮愈是激越，高漲。

血線上吹來一陣悲慘的預告，
壯士們一個個躍出戰壕，
殺呵！衝啊！

勇敢的蔡將軍站在山岡上發號。

是暴雨在屋頂喧嘩？

是狂風挾走萬丈的驚濤？

是維蘇佛的火山在舞蹈？

是冰山壓碎荒涼的孤島？

巷街戰

月光瀉照深巷的屋頂，
是春初的黃昏時分。

戰神捻熄隱約的街燈，
恐怖消蝕了繁擾的人聲。

一陣戰馬的鳴鈴，
把梧桐樹上的宿鳥驚醒，
是地層裏翻起桃色的亂雲？
脚底像踏着軟溫的沙汀。

壯士們拔出雪亮的利刃，
如同白日一般的鮮明。
黑夜睜開嚴肅的眼睛，
電網上閃爍着憤怒的飛燐。

壯士們在街路上巡行，
捉着一羣失去魂魄的倭兵，
都慌忙丟下槍根伏地哀吟：
「馬馬虎虎罷！先生們！」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放起一把熾烈的火燄

放起一把熾烈的火燄，
把撒旦的寶座燒掉，
燬滅野獸們佔據的巢窟，
把殘殺被壓迫者的劊子手駭跑。

看他們的迷夢，
到何時才能覺醒；
他們已不是中天的驕陽了，
預料他們的死期將近。

可憐我們的國家，
深深地害着衰朽的病，
現在想着手整頓，
祇有和一切困難拼命。

不但，在戰場上都是敵人，
我們的週遭都起了不可避免的瘟疫，
要想驅除這些討厭的東西，
祇有大家來參預烈烈轟轟的鬥爭。

雲裏的機聲

夕陽躲進黑雲的後門，
天空現出六隻鳥國的飛鷹；
雲中聽得軋軋的機聲，
暴露高貴的驕矜。

下面是一座繁華的古城，
瓊樓裏藏着吳娃的嬌聲，
天空飛着兇猛的鐵鷹，
狂風疾捲桃色的暮雲。

蕭特先生大爲不平，

提供他爲人道犧牲的精神，

熱情燃燒着鐵鷹的引擎，

雄風直追爲希臘戰死的擺倫。

空間飛着莫烈的忠魂，

沙裏挺着俠義的屍身，

世界除非絕滅了華人的蹤影，

永不能忘記呵！我們的蕭特先生。

街血還沒有掃去

顯出你們的力量呵！朋友！

不是沉醉的時候了！

街血還沒有掃去，

撒旦高坐着呢！

步調一致些呵！朋友！

不是爭鬧的時候了！

街血還沒有掃去，

撒旦高坐着呢！

弟兄們死得好慘呵！朋友！

你怎麼不起來呢！

街血還沒有掃去，

撒旦高坐着呢！

我們是沒有明天呵！朋友！

你還愛惜什麼呢！

街血還沒有掃去，

撒旦高坐着呢！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獅子吼了！

蚯蚓變成毒龍，

白雲化為蒼狗，

這東方的一匹睡獅呵！

還是沉默着不肯發吼。

可憐呵！蒙古利亞的黃胃！

多麼地驕傲呵！樺夷島的羣醜！

五千年光榮的歷史盡燒成灰燼了，

獅子喙，你到何時才能發吼？

獅 子 吼

獅子吼了！

鬣毛揚起光明的矛鋒，

眼中點着自由的天燈，

亞細亞括起飛沙的大風。

獅子吼了！

像夏天的霹靂的驚雷，

電光照着烏寇的屍堆，

五千年光榮的歷史又重復輪迴。

沉醉着的春風

春風嘯！剛勁一些罷！

不要太溫柔了。

把缺乏氣力的江南人，

都吹成癱軟症了。

要是你再這樣沉醉着不醒，

吹！吹！看你還能吹到幾時！

要是你再這樣沉醉着不醒，

吹！吹！看你還能吹到幾時！

怒吼罷！春風！

吹醒江南人的迷夢呵！

翻起揚子江的激濤呵！

揚起大革命的烽火呵！

慢一點把桃花兒吹紅，

先吹紅了血花呵！

慢一點把梨花兒吹落，

先吹落了殘酷的驕陽呵！

被壓迫者的呻吟

六十年了，

踏着在敵人們的木屐底下。

可憐被征服的人們呵！

到何時才得把重担輕卸？

一樣的天光，

照不着被壓迫的人們；

一樣的雨露，

灑不到被壓迫的人們。

上帝呀！讓我們決鬥而死罷！

帝國主義者不會少了我們做奴隸；

上帝呵！讓我們決鬥而死罷！

反正活着也不過是他們的奴隸。

六十年了，

踏着在敵人們的木屐底下。

可憐被征服的人們呵！

到何時才得把重担輕卸？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沙場夜景

月光給烏黑的雲吞滅了，
死寂寂的沙場上沒有半點兒動靜，
祇有天天看見的幾排遠遠的樹，
沒精打采地點綴着淒涼的夜色。

我趁着西線沉寂無事，
偷偷地離開戰壕想爬到那邱陵的絕頂，
伙伴們都緊緊地合攏着疲乏的眼神，
明知有人襲擊也不願意給他們驚醒。

天上又蓋上一團濃墨的雲，

月光更深地躲進一層，

前面似乎有一點黑得可怕的東西，

人影？獸影？還是密密的叢林？

原來是一條棕色的臥氈，

一個沒有塞子的水瓶。

忽然山風帶來一陣莫名的氣味，

我伸手摸去，觸着了兩三個弟兄們的屍身。

臨終的囑咐

山岡上躺着一位重傷的兵士，
鮮血瀑布似的在流，

兩個伙伴附着他的耳邊低語，

「老趙！還有什麼囑咐沒有？」

他沒有兄弟，沒有愛人，

只有一位白髮蒼蒼的母親，

家住在嶺南的肇慶，

他爲着國難，貢獻了他的身心。

他牙齒緊緊地咬着，

眼睛放出熾烈的憤怒的火。

「老趙！不要太興奮了，

你還有什麼囑咐沒有？」

「沒有，沒有，我的戰友！

四萬萬的弟兄們祇少了我一個，

我的母親有了一個兒子了，

願把這好消息傳給我慈愛的老母。」

病院裏的呼聲

我們不願在病院裏溫存，

我們的鮮血還沒有流盡；

我們不願聽女人們滴滴的嬌聲，

我們要聽大砲轟炸的聲音。

怎麼戰疤還沒有合攏！

怎麼創傷還在作痛！

唉！時代已經等不及我們了，

太平洋上又起了潑辣的狂風。

整個的民族都帶了創傷，
整個的民族都病着了，
健康的弟兄們呵！
此刻是你們的時候了。

67页至**122**页缺页

那麼，誰在你們國裏鼓動戰爭？

誰在勒逼不願戰爭的，戰爭？

誰在掠取戰爭者的勞績，

當作他們自己的功勳？

朋友呵！你們應該明白了！

尊重你們一塊塊一點點的血和肉，

不要供給少數人來賭博。

全世界的人都在咒罵你們了。

原书空白

情魔與戰魔

(一) 麥非士脫

「黑夜呵！快開幕罷！」

麥非士脫在仰天長嘆，

他不願意讓光明照到人間。

他祈禱：

這美麗的世界，

沒有酒，沒有愛，沒有一切可歡樂的對像，

是一塊充滿着仇恨，殺氣的屠場。

被春風吹醒了的微笑的花兒，
剝那間盡化為糞壤。

他祈禱：

青年人的心中，
永久鬱積着老年人臨死的痛楚，
人類都像擱淺在沙灘上的水獸，
沒有多久時間可以停留。

他祈禱：

真理，人道，一切公正人的說教，
都在虛偽的海底裏潛藏；
凡為真理，人道，努力的公正人，
盡被魔鬼活活地埋葬。

什麼名譽，愛情，財富，祿位，
都是殘酷，仇殺，悲苦的化裝。
這就是麥非士脫所領導的世界，
他是這世界惟一的主宰，
所有匍伏在他腳底裏的人類，
都在吟詩，作歌，頌揚他的暴虐的獨裁。

(二) 浮士德

一間黯淡無光的書室，
書架上陳列着古式的書籍，
老學者浮士德在伏案嘆息。
他感覺着人生的寂寞和虛飄，

無言地攪清美人的骷髏，

倒不如痛快地喝乾一杯毒酒，

早一些消滅這人生的紛糾。

忽然走壁爐裏閃爍着一縷火光，

現出一個遍體紅色的麥非士脫，

恭敬地對着年老的浮士德。

他反對上帝，『不相信

上帝於人類有那種利益？』

他盡量形容青春的樂趣，

浮士德默默無語。

他在表演着神奇的魔力，

牆壁上現出一幅田野的景緻，

馬格利姑娘，是他爲浮士德選定的愛人，
她是一位美麗的紡紗的女子。

人類誰都是爲着肉慾的享樂，

不惜犧牲了寶貴的精神，

浮士德終於向魔鬼抵押了自己的靈魂。

他改變了執拗的玄學家的面龐，

穿起年少翩翩的服裝，

浸沉在馬格利姑娘天真熱烈的情腸，

撥動枯涸的情泉向她無限止的傾注，

甚至爲着她的住室作歌頌讚，

「住室呵！祝你平安！」

馬格利姑娘不由不託以身心，

也把全付的熱情傾注在浮士德身上。

馬格利的心是在愛河裏游泳，

浮士德也疑心真的回復到

美貌年少的青春。

他口中雖然不絕地稱道上帝，

心底裏還是崇拜麥非士脫是

主宰一切的神聖。

祇是呵！人間的豔福像容易飄散的落英，

朝在枝頭，暮落荒徑，

一週年的甜蜜生活，

頃刻間都化了幻境，

馬格利做了被遺棄的孤魂，

在牢獄裏顛沛呻吟，

可憐浮士德的迷夢始終沒有覺醒。

(三) 馬格利姑娘

馬格利是一位天真，美麗的小姑娘，

不知道世間有什麼悲苦與憂患，

一顆清純潔白的心像她指臂上的玉環，

她坐在紡紗車前，一面搖輪，一面歌唱。

可恨專爲人類製造悲劇的麥非士脫，

在黑暗中肆意播弄，

她的命運全由他一手操縱，

老態昏庸的浮士德，

驟然變成貌美可愛的孩童，
又拉出一位年青的喜白爾，
在她面前百端的慫恿。
斯時候馬格利的清潔的愛情，
已染着洗不淨的斑痕，
命運像暴雨欺侮過的海棠，
等不到第二天的清晨。
幽鬱虫咬碎了她的芳心，
生命像一塊合不攏的破鏡，
她祇有逃避到禮拜堂裏暫且藏身。
她跪伏在神的座前，
懺悔！虔誠地懺悔！

企求一點良心上的安慰，
可恨魔鬼的乾脆的嘲弄聲，
又走空谷中傳來。
禮拜堂奏起悠揚的琴音，
唱着靜肅的詩歌，
這些聲音並不能使她安慰，
她想起哥哥費倫丁爲着她拋擲寶貴的年華，
犧牲年輕有爲的生命，
她是怎樣的恐懼呵！
怎樣的悲憤！

(四) 費倫丁

費倫丁！你是西方的勇敢的騎士，
你的俠腸，和光明的白日聯成一氣，
你的慧眼識透了魔物的毒計，
情魔之中早就預伏着殺機，
你怎能向你的妹妹告辭，
她那裏能够自己護衛自己。
不把費倫丁一刀殺死，
馬格利不會跳進浮士德的圈子，
麥基士脫的毒計無從實施，
這一場大悲劇於是開始。
魔物舉起他的利劍，
費倫丁拔出寶刀作抵抗的表示。

他把刀柄無意地作成一個十字，

麥非士脫駭得慌忙地逃避。

黑夜在光明中消逝，

正義戰勝了魔技。

第二次的殺機又開場了，

費倫丁握着寶刀，

麥非士脫舉起利刃，

光明與黑暗鬥爭，

正義與魔技火併。

畢竟費倫丁免不掉一死，

終於讓麥非士脫獲得最後的勝利，

唉！世間原沒有公理！

老而昏庸的浮士德何足掛齒。

最可憐的是天真無邪的馬格利。

罪惡在展開灰色的翅翼，

光明永沉在海底，

無邊的黑夜籠罩着大地。